

改建个石库门缺着点老味道

文 / 丁婷婷

茄山河

茂名北路浪个丰盛里前些天闹闹猛猛开张了。据讲要搭新天地别苗头。阿拉小学里小伙伴们一道去尝鲜。赤刮新个清砖墙,老样子个砖雕石条门头,外墙细部有雕花刻图,二层有挑出个阳台。十幢石库门建筑外头弹眼落睛,里向五花八花,侬是外国派头个餐饮,邪气摩登时尚。

不过,阿拉倚勒肚皮里向讲,划进大张园个丰盛里已经面目全非,只剩一只壳子了。

我勿由想到阿拉小辰光张园个弄堂生活。老底仔既没“社区”个

讲法,石库门弄堂就是一个小社会。里向有一点小店小摊,只是伊拉侬是最最贴近老百姓生活需要个。

印象深刻是春阳里口口头个烫衣裳店,既没招牌,只有一间长条形房子,一半是屋里向人住,一半做柜台,老板辣上面收发衣裳,夜里上几块半截头个排门板,就算打烊了。后弄堂个王家伯伯,是中学老师,伊特别考究,衬衫裤子侬要烫过,我一直看到伊去烫衣裳。“文革”来了,烫衣裳店就关门了,勿晓得王老师后来向啥地方去烫衣裳了。

穿到茂名路去个弄堂口有一片烟纸店,因老板姓刘,阿拉侬叫

伊“刘老板烟纸店”。香烟肥皂自来火应有尽有。我差勿多每天要去“报到”。从幼儿园回来,第一桩事体是问祖母讨5分或者一角,跑到老板店买桃板橄榄盐枣啥啥。“拣只大点噢!”两只眼睛盯牢刘老板辣玻璃瓶里来去个筷子。“文革”中“刘老板店”也关脱了。

当然勿得勿讲个还有弄堂里个废品回收站。帮只废品回收站像只黑颜色个碉堡,用木板钉起来个,里向小得只好立一个人,不过伊倒是样样物事侬收。屋里杀只鸡,拔下来湿漉漉个鸡毛,祖母总归放辣淘米竹篮头里,叫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脱。当然卖下来个铜钿就拨我买桃板吃,告咭我是跑得飞快。

弄堂里包罗万象,有小学,有幼儿园,弄堂口有吴江路小菜场,穿过弄堂底到威海路,有酱园,有老虎灶。拎只热水瓶、铜吊泡热水,是阿拉小八腊子个事体。老虎灶个边浪早浪向会摆出大饼油条摊,拿根筷子串仔几根油条,回到屋里蘸酱油吃,味道邪气好。

靠近南京西路还有一家联合诊所。听大人讲,帮家联合诊所是解放前私人医生辣解放后合并起来个,医生水平搭态度相当好,阿拉小辰光看毛病打针侬去帮搭,从来勿跑远。辣海张园个大弄堂里还有一只居民图书馆,伊辣拉一家石库门个客堂间里,黑漆大门一直敞开仔,走过天井,就到借书个地方。

邻居林家公公是义务图书管理员,我小学三年级就去伊帮搭借书看。《红岩》《战火中的青春》《平原枪声》侬是从张园图书馆借个。

几条大一点个弄堂里侬有一只井。每个礼拜四是弄堂里大扫除个日脚,居民小组长哇哇一叫,家家出来一个人,拿仔铅桶搭竹丝扫帚,吊起井水,弄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现在新开张个丰盛里,名称还是老名称,外观也是石库门个老样子,不过里向个五脏六腑侬调脱了。像丰盛里新天地帮能个石库门改建,符合现在个需要,不过再也既没我心里向个石库门味道了。

远开一点

坐有坐相

文 彭瑞高

上海话里的“相”,是个很有内涵的字。

“相”作“外貌”“相貌”讲的时候,前面多形容词。上海人常说的一“相”是:“作孽相”。“作孽”这个词,在上海话里有两层意思,一是“造孽”,这跟普通话是相同的;二是“可怜”,这个意思却是普通话里所没有的。上海话“作孽相”,用普通话来说,就是“一副可怜的样子”。

还有一“相”——“罪过相”。“罪过”是信佛者的口头语,他们路见穷人、残疾人等受苦受难的人,常常不忍目睹,口中要念“罪过,罪过!”上海话的“罪过相”,来源盖出于此。“罪过相”的意思跟“作孽相”差不多,等同于“可怜相”。

三个字的上海话里,还有“难过相”、“苦恼相”、“小器相”、“触气相”等说法,都可作“……的样子”解,分别是“难过的样子”、“苦恼的样子”、“小器的样子”、“令人讨厌的样子”。而两个字的上海话里,用得较多的是“凶相”和“吃相”。“凶相”,就是“凶恶的样子”,如:“她看上去客客气气,别过头去,想不到是一副凶相。”至于“吃相”,另文再写。

上海话“相”的第二个解释,是“姿势”“姿态”。如长辈常告诫小辈:“坐有坐相,立有立相。”这里的“相”,就作姿态、姿势解。很多老一辈人相信一句话——“相由心生”。即一个人,有什么样的心境,就有什么样的面相。反过来也可以说,外表与姿态,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内在素质。作为长辈,都希望小辈,无论外出或居家,都应举止有度,坐要有坐的样子,站要有站的样子。因为上海人相信:腔调好,也是内心好的一个表现。

【本文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读——编者】

老里早

包饭作

文 / 顾顺麟

迭两年各种“宅急送”火了起来,一到吃饭辰光马路上到处是穿得五颜六色、驮了只正方形保温箱到处乱窜个电动车,基本上取代了前几年个盒饭摊头。

老底仔既没“宅急送”、盒饭摊,也既没居民食堂个辰光,倒是有一种“包饭作”,勿晓得依阿曾听说过。像阿拉乌鲁木齐路麦琪里五百多家人家,就像一个小社会,衣食住行个需求成就了五花八门个店铺,烟纸店、裁缝铺、汰衣裳作、沙发店、皮匠摊、理发店,甚至还有一家基督讲堂。所谓店铺,就是勒拉天井上加只顶棚,考究点再镶点玻璃,连同客堂就是一片店铺了。其中就有一家“包饭作”。

从前上海市面上,早上到处是卖早点个小铺子,过了辰光就纷纷收摊作歇。而饭店酒家之类勿像现在铺天盖地,小马路上更是少有饭店,再讲普通百姓要勿是有红白喜事很少上饭店。所以双职工家庭个平常日脚,小人跟老人个中饭就成了问题,就此才有了“包饭作”。包饭作有点像现在做盒饭个,每天做点家常或者时鲜菜,邻居屋里向来了客人需要添眼饭菜,就到包饭作买点。要是包

饭,就需要事先关照,一般包饭总归会持续一个辰光。譬如寒暑假,爷娘上班,阿拉弟兄几个中饭就包拨了包饭作,比自己做就多了点人工钿。弄堂里像阿拉迭种情况勿多也勿少。包饭作主人是个胖胖个高个子,大家侬叫伊“阿炳”,姓啥到现在还勿晓得,伊个辰光也就三十多岁,拎只多层个竹子提篮,总是大步流星虎虎生风。阿炳,貌似粗人,但赵家喜鱼、钱家好肉、孙家忌韭菜、李家爱吃辣,伊侬弄得煞拉势清。

顺便讲讲迭只竹子提篮,现在经常勒拉古装电视剧里看到,暗红色,用半寸宽个密竹心编织,有方有圆,有大有小,一般是二层加只盖。提把从两头成直角弯到底脚。最值得一书个是,提把从上到下镶嵌勿少铜饰,相当讲究。老早稍微殷实点个人家侬有,通常是女方个陪嫁。

阿炳一手提篮子,到我家掀开盖头,菜饭总是火热腾腾,味道也勿比姆妈差。迭种日脚直到1958年居民食堂成立,“包饭作”就随之打烊了。后来阿炳夫妇靠替人带小人过日子。

安全带

创作/杨建明

出门开车子
先要系带子
车里一家子
也要搭扣子
小囡小王子

坐进专椅子
如果做样子
查到吃单子
还要罚票子
当场丢面子

万一出乱子
哭瞎眼乌子
交规无空子
好好开车子
保佑一辈子

沪语童谣

沪剧之家

创作/王森

吃过夜饭最开心,
沪剧逗乐一家门——
阿爷爱学邵滨孙,
《星星之火》扮工人;
阿奶克隆筱筱英,
《罗汉钱》里演五婶;

阿爸偶像王盘声,
“志超读信”醉煞人;
阿妈痴迷杨飞飞,
拿手好戏《卖红菱》。
为啥越唱越入味?
靠我帮腔拉胡琴。

闲话闲画

上海人老底仔称俄罗斯为罗宋。还保留到今朝个即是罗宋汤,蔬菜浓汤是也。俄罗斯人好酒,名闻天下。戈尔巴乔夫时代个苏联禁酒,当地酒徒吃廉价个香水解馋。伊个辰去过苏联,人群里擦肩而过个壮汉常常有香气袭人个,必定是酒鬼。酒多,酒水糊涂,笑话也多。有一则讲酒鬼被朋友送回家,到了屋里向拉牢朋友介绍新居。“帮个是客厅!”“伊个是饭厅!”“帮个是卧室!”大床上有一男一女睡觉。“帮个女人是我个老婆!”朋友呆脱了:“困勒旁边个是啥人?”醉汉哈哈大笑:“笨蛋!伊个男人当然就是我!”吃饱老酒、走错人家个故事。还有一则。一个喝醉了个大兵碰到了



一个喝醉了个大兵碰到了

“长官们你们好!”军官醉眼朦胧,拿一个士兵看成一队士兵。伊命令

文图 / 阿仁

还有一个酒故事。同事老颜酒驾,被交警检查到了。伊个年代交通规则还相当松宽,盘查酒驾既没仪器,只让司机下车来走出一条直线。勿歪歪斜斜就可以混蒙过关。老颜就是勿开步走。警察连连催促。老颜骂山门了:“人民警察同志,我要叫依一声爷叔了!你好好叫立停当,勿要摇来摇去,勿然我哪能够瞄准依走出一条线来!”原来就一动勿动个交警笑了:“露马脚了!老酒吃多哉!”老颜当然逃勿过,受罚了。要到现在,伊要进班房去帮脱一个礼拜了。贪杯误事。酒水糊涂闯祸。我个交关朋友告别方向盘,只为还想扳扳小老酒。酒与车,只好选一样。